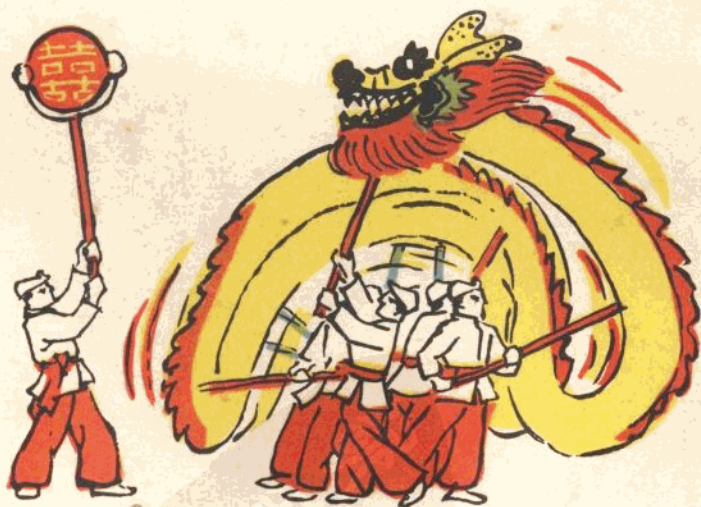


一 炉 钢

群众演唱小丛书

短篇评弹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短 篇 評 彈

一 爐 鋼

蘇州人民評彈團集體創作

邱肖鵬 徐嶽丹執筆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1

短 篇 評 彈

— 爐 鋼 —

集体创作者 苏州人民評彈团

执笔者 邱肖鵬 徐耀丹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 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：3/4 字数：13,000

1961 年 6 月第 1 版

196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1,500 册

統一書號：T10078·1733

定價：(大) 0.10 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个反映鋼鐵工人发揚共产主义风格的短篇評彈。

某鋼鐵厂开展一条龙竞赛，周裕林負責的一号炉，产量一連好几天都落在吳天宝負責的二号炉后面。这天，吳天宝因为接受了調整配料比例的試驗任务，产量下降了。周发觉后，主动去帮助。并在二号炉鉄水供应不上时，主动让出鉄水，使产量赶上一号炉。評比紅旗时，他們互相推让，各自认为紅旗应为对方所得。这件事，也教育了为夺紅旗而不滿自己师傅让鉄水的刘海。

(表)夜里十一点半刚刚敲过,“呼……”西北风象虎啸一样,吹得蛮急。弯弯的月亮,大概因为怕冷,钻到云里去了。这个天呀,又是黑,又是冷,但是在炼钢车间里,恰恰相反,澄澄亮,热烘烘!化铁炉在出碴,火舌从碴口里撩出来三五尺,把炉前工人的面孔照得通红。炼钢炉里的钢花象万花筒一样从炉口里喷出来。“嗒……”鼓风机的声音;“轧……”行车的声音;“轰……”是热度高达一千多度的炉子里发出来的声音;“劈历拍啦”,钢花飞溅的声音。加上人来来往往的脚步声,指挥行车的哨子声……混成一片!为了夺取优质高产,降低成本,厂里组织了一条龙竞赛。所谓一条龙,就是包括整个炼钢车间:化铁炉工段、炼钢工段、浇钢工段和电机小组,一环扣一环,环环扣紧,紧密配合。真是热火朝天!这时候,“匣达达……”(脚步声)一个小伙子奔到工段长周裕林面前。

刘 海 师傅。

(表)周裕林两只手叉在腰里,想心事想出了神,徒弟喊他,他根本没有听见。

刘 海 (提高喉咙)喂,师傅!

周裕林 嘿！刘海作啥？出了問題了！

刘 海 师傅，你放心，我們一号炉一点沒有問題，嗒。那边吳师傅的二号炉有問題呢！

（表）周裕林回过头来，对那边二号炉望了望，皺一皺眉头。

周裕林 （点头）是呀！

刘 海 三十多分钟了，一炉鋼还没有出来。唉，他們呀，变成了难产的产妇了。

周裕林 二号炉是有問題。不过，另外还有个問題你发现嗎？

刘 海 啥問題？

周裕林 （指刘海的头）你这只炉子里的問題也不小呀！

刘 海 （笑）喔……我这只炉子有問題，不要紧，橫竖你师傅技术好，就請你来檢修檢修，看坏在哪里。

周裕林 总有这么一天。

刘 海 师傅，抽烟嗎？

周裕林 拿来。

（表）小伙子从身边摸出一包香烟，周师傅伸手拿过来往身边一放。

刘 海 咦，师傅……

周裕林 方才你一边出鋼，一边嘴里还銜着香烟，算啥派头！下次不許这样。这包烟下了班来問我拿。

刘 海 （伸伸舌头）真的給我来檢修了。

（表）周师傅不去理会，低下头又在想他的心事了。
他今年四十五岁，矮端端的身材，紅噴噴的面孔，两条

眉毛又粗又濃，一雙眼睛說好象藏在眉毛里一樣，炯炯有光。有些新來的學徒見他怕，不敢和他接近，就是被他兩條眉毛吓的。日腳長了，他們逐漸發覺這個老師傅脾氣雖然躁一點，人卻非常好，更其在教技術方面，那個耐心勁，就象換了一個人。和和順順、道道地地，不教會你不肯歇。這一次在一條龍競賽中，他和自己班里的副工段長吳天寶也競賽起來了。他們兩人每人負責一口轉爐。吳師傅出十九爐，周裕林加一把勁，趕上十九爐，誰知吳師傅不聲不响出了二十爐！昨天周師傅提高到二十三爐，吳師傅還是比他多一爐——二十四爐。哎，這對手真不大好对付呀！同一個班，兩只轉爐一平排，一同接班，一同下班，誰輸誰贏，當場見顏色！這桩事情真傷腦筋呀！想不到今天的情況變了，現在離下班還有半小時不到，周師傅已經出了二十三爐鋼，眼前又快要出鋼了，那就是二十四爐；多下來的二十多分鐘，爭取再出一爐是沒有問題的，那就是二十五爐。

吳師傅的二號爐就不那麼順利了，上半班的四個鐘頭情況蠻好，一到下半班，每一爐鋼的吹煉時間越來越長。現在的一爐鋼水吹煉了三十多分鐘還沒有出鋼，所以到現在為止，只出了二十二爐鋼。這爐鋼水就算一同出，那也只有二十三爐，就算能夠再出一爐，充其量是二十四爐，要比周師傅少一爐。而且周師傅的二十五爐是非常有把握的，吳師傅的二十四爐還不大穩當呢！贏的局面是擺定的了。那麼周師傅按理應當

很高兴罗，哪知他反而上了心事……

周师傅上心事，旁边的小伙子和他师傅相反，心里高兴呀！小伙子叫刘海生，是一九五八年进厂的，现在是周师傅工段里的炉前工。他圆面孔，闊嘴巴，笑起来同和合轴子①上的和合活忒活象。恰巧他的名字叫刘海生，大家好白相，替他抹去一个“生”字，只叫他刘海。嗨，刘海生倒也不反对，觉得这个名字蛮有趣。以后也就这样叫下去了，连到周师傅也被大家所同化，叫他刘海了。哪知在最近有些人不叫他刘海，给他起了个新綽号，叫他“气勿过”。这个綽号是在开展一条龙竞赛中产生的，因此还算“新产品”呢！为啥叫气勿过？这要怪刘海自家不好。他晓得自家师傅要和吴师傅竞赛，就“横冷横冷”对人說：“不用比得，我师傅总归赢的。”别人問他什么道理，他說：“你翻开《百家姓》看看，不是有一句‘周吴郑王’嗎？周师傅总归在吴师傅上头，强也强勿轉的。”想不到《百家姓》沒有发挥作用，竞赛第一天周师傅就輸。有人問刘海，刘海嘴上不肯让人，圆眼睛一彈，闊嘴巴一翹，說：“有啥希奇，共总相差一炉，真气勿过，明天一定要超过他們。”到明天周师傅又輸了，刘海又咕了：“真气勿过，明天一定要超过他們。”第三天周师傅又輸了，刘海照样气勿过。横也气勿过，豎也气勿过，这綽号就产生了。这綽号多少带些取笑意味，刘海怎么不生气，真是越想越气勿过！今天

① 和合轴子——即刘海戏金蟾的画轴。

他特別高興，事情蠻清爽，自己師傅是贏定了，总算可以氣得過一些。但是周師傅却又叉了腰皺了眉頭在上心事，倒弄不懂了。

刘 海 師傅。

周裕林 噠。

刘 海 你在上什麼心事？

周裕林 沒有什麼心事。

刘 海 師傅你放心吧，隨他們怎麼趕，我們超過他們絕對沒有問題了。

周裕林 還需要注意。

刘 海 哈哈，今天那面紅旗可以撒場了，一直插在他們那里真氣勿過。

周裕林 (笑了起來) 刘海，你這聲氣勿過丟丟掉吧。競賽么，相互促進，人家比我們好，我們就向人家學習，有啥氣勿過？

刘 海 師傅，道理我不是不懂，但是看見他們的那副面孔……

周裕林 瞎說，老吳雖然天天占上風，可是從來沒有講過我們什麼。

刘 海 有一句說一句，都象吳師傅那樣，我就用勿着氣勿過了。不過除了吳師傅還有一些人……

周裕林 怎樣？

刘 海 喏，他們看起我來都是這樣的。(做勝利者的姿態)

周裕林 只怕你自家也有勿對的地方。

刘 海 那末他們“橫冷橫冷”喊我氣勿過，總勿見得是我

的錯！

周裕林 一些同志叫你氣勿過，你就聽見了；老吳批評他們的話，你聽見沒有？

劉海 批評，有些人就是批評不好。

周裕林 批評不好……恐怕是你這小鬼吧！

劉海 師傅，你嬾只批評我，我們天天輸，他們不斷取笑我們，“橫冷橫冷”叫我氣勿過，你說句真心話看，難道你勿難過嗎？

周裕林 這個……

（表）這句話說到了周師傅心里。凭心說，競賽到今朝就輸到今朝，個別同志“橫冷橫冷”喊劉海氣勿過，我做師傅的聽見了也真的有點氣勿過。但是周師傅的氣勿過和劉海的氣勿過不同：劉海是氣勿過別人，周師傅是氣勿過自家。

（唱）一條龍競賽大開展，
爭取紅旗我緊緊追。
那吳師傅一馬當先我難赶上，
弄得我坐不穩，眠不安，
又是高興又是呆。

（表）高興的是一條龍競賽轰轰烈烈，老朋友不愧是“五好”黨員，廠里的紅旗手，真有干劲，真有办法！想到自家嘛倒有點難過。

（唱）我埋怨自家無用處，
曾反復自問多少回：
你這老工人落后太不該；

你三年前炼鉄炼鋼在熔炉前，
风里去，雨里来，
不怕热，不怕寒，
严冬酷暑都不相干；
你炉前入党曾宣誓，
好党员要处处作模范；
你是厂的紅旗手、先进生产者，
决不能光荣反成了大負担！
倒是那支部書記时常来劲問，
我反而气咕咕牢騷一大堆。

（表）支部書記叫周永剛，他非常关心我們的竞赛，
每天一等我下班就来問：“周師傅，今天成績如何？”叫
我怎样說！前一天，周永剛同志来問我的时候，我就大
发自家的牢騷，气咕咕地說：“輸脫！老飯桶！”我末这
样态度，但是周永剛同志并没有生气。

（唱）他是微微笑，把口开，
說道迎头赶上莫心灰，
鼓励連連把我双手搀。

（表）周永剛同志的說話真有道理，今朝不是顏色
来了！

（唱）果然是后来居上在今日里，
創造新紀錄，产量向上翻，
乐煞了調皮搗蛋的小刘海，
他奔来奔去常把笑口开。
虽然是紅旗穩穩能到手，

突然間有桩事使我发了呆。

(表)为啥发呆?想起了老吳。为啥他这炉鋼炼了三十多分钟还没有出鋼?一定有问题。老吳呀,你怎么不想办法呢?

(唱)我想提醒你,只怕你生誤会,
因为你們是天天胜利的紅旗班。
損害了你的自尊心,尤恐你难下台,
因此上要說話也不敢把口开。

(表)恐怕老吳說起来,你老周是天天輸的,今朝难得贏了,就倚老卖老了……弄得老朋友伤感情算啥!再一想,这算啥閑話,自家竟然会想到这一层上去!作为一个党员,就应当关心別人;而且,老吳也不是那种人!对!

(唱)要帮助,要关怀,
袖手旁觀太不該,
党的利益应当放在第一位!

(表)想到此地,就匆匆跑过去。

刘 海 师傅,你哪里去?

周裕林 就要出鋼了,你管你去准备,我去和老吳讲几句话。

刘 海 你順便对吳师傅讲一声,下了班,屢忘記拿紅旗送过来。

周裕林 小鬼,屢多嘴,快去!

刘 海 曉得!

(表)周师傅加快脚步,跑到吳师傅的轉炉面前。

周裕林 老吳。

(表)吳天寶一只脚踏在鋼釵上，全神貫注地注意爐子，眼睛都眯了起來。眼梢上的皺紋顯得更深，散開來，象魚尾一樣。汗水汪在里边，慢慢地，在耳朵旁邊滾下來。但是他一点也不覺得，仍舊動也不動，看得出是在動腦筋。聽見周師傅喊他，慢慢回過頭來，對周師傅笑了笑，點點頭。

吳天寶 老周。

周裕林 老吳，這爐鋼煉了三十多分鐘還沒有出鋼，情況不好啊！

吳天寶 (點頭)嗯！

周裕林 你找過原因嗎？

吳天寶 現在就是在找。

周裕林 找出來了嗎？……要不要我幫你一起找？

(表)吳師傅伸過手來，握住了周師傅的手，對周師傅的面孔看看，眼梢帶到插在旁邊的紅旗，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。不容易啊，老朋友為了這面紅旗，和我日追夜趕，追得蠻凶，趕得蠻緊，一步也不讓。我只要稍微松一松，就會被他趕過去。不過競賽歸競賽，他幫助人還是這樣熱心。他發覺我爐子上有問題，就主動跑來問我，並且願意幫我一起找原因。這是每個人都應當這樣做，而又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這樣做到的。不容易就在這裡。吳師傅心里蠻激動，有很多話想對周師傅說，但并了好一歇，只說了五個字——

吳天寶 老周，謝謝你。

周裕林 (笑)这是应该的,你谢啥!老吴,一同研究吧!你看是不是炉子有问题?

吴天宝 (摇头)炉子没有问题。

周裕林 那么问题一定在化铁炉工段,他们送过来的铁水不合格……

吴天宝 铁水也没有问题。

周裕林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?

吴天宝 问题嘛……

(表)吴师傅不能对周师傅讲,问题是有的,这是因为我接受了一个新任务,在摸索经验。那么是什么任务呢?在什么时候接受的呢?

原来在昨日夜里,吴师傅背了麻袋去拾废铁废钢——虽然我们钢铁产量成倍的翻,但是还不能满足建设的需要,为了多出钢,领导上号召用废铁废钢来炼钢,而且要炼出好钢,来建设社会主义!所以他下了班后还抽空去拾废铁废钢。人家拾大的,他拾小的;人家拾近的,他拾远的;人家只在厂里拾,他拾到厂外头去。真巧,碰着周永刚同志也在那里拾,两家头就拼了双档。拾了一歇,就在马路边上坐下休息。吴师傅问起,领导上准备把试验铁水原料搭配废铁废钢的比例,争取再提高一些的任务交给谁?周永刚同志说,不是你就是周师傅。当时,吴师傅就拿任务抢下来了。和周永刚同志横商量、竖研究,连辰光都忘记了,直到头班公共汽车开过,方才把两人提醒。他们回到厂里,说搞就搞,就在当天班上,支部书记配料,吴师傅试验。上半

班，廢鉄廢鋼的搭配比例比以前提高了百分之十，用两只鼓风机一起打，情况正常；下半班，拿比例再提高，比以前高了百分之二十，問題来了！因为廢鉄廢鋼含硫量高，吹炼時間就长了。不过已經摸索出一套經驗，下一炉有把握拿吹炼時間縮短。现在老朋友在問我，要不要告訴他呢？一想，暫時瞞一瞞。老朋友的脾气我是曉得的，在別的事情上肯让步，唯独对待任务，只搶勿让。上礼拜还在酝酿阶段，周师傅就和我搶过。因此眼前只好抱歉一下，要瞞瞞你了。

吳天宝 老周，謝謝你的关心，問題嘛我已經找出来了，等下了班再研究吧！

周裕林 真的找出来了？

吳天宝 （点头）真的找出来了。

周裕林 （搖頭）不見得吧。如果真的找出来了，为什么这一炉鋼炼了三十多分钟还没有出来呢！你为什么有了困难偏偏不肯告訴我呢？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不愿意来拖累我，怕影响我夺紅旗，对不对？

吳天宝 老周，你談到哪里去了！

周裕林 老吳，你把困难瞞起来，存心把紅旗让給我，对我說来，應該感激，不應該再有什么意見了。但是，老吳呀，領導上对你会有意見的。

吳天宝 （一呆）什么意見？

周裕林 因为你降低了产量！你看，三十多分钟一炉鋼还没有出来，为了让我得紅旗，情愿把問題藏起来，不跟人家商量，以致得不到解决。你說，这样做領

导上会不会有意见!

(表)吴天宝很激动。你看,周裕林这样诚恳,这样热心,我产量降低了,他急得这样。我为什么还要瞒下去呢,应当告诉他。

吴天宝 老周,老实告诉你吧,不是炉子有问题,也不是铁水有问题……

周裕林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?

吴天宝 是我接受了一个新任务。

周裕林 新任务!

(表)正在这辰光,“当当……”周师傅的一号炉要出钢了。要想问清楚啥新任务也来不及了。

周裕林 要出钢了。

(表)“当当……”吴师傅的二号炉也要出钢了。

吴天宝 我也要出钢了。老周,出了钢再谈吧!

(表)周裕林转身就走。事情全明白了,老吴所说的新任务,自家也曾经争取过。在一星期前,支部书记和我们谈起过,要拿废铁废钢的搭配比例适当提高一些。当时我和老吴争过这个任务。现在很清楚,老吴把这个任务抢去了。怪不道他今天班产量比我低!他还要瞒起我。这种把困难留给自己,方便让给别人的精神,难道不值得我学习吗?今天虽然我班产量比他高,但是红旗我坚决不拿,因为我是应当拿的……

刘 海 师傅,要出钢了。

周裕林 嗯,准备。

刘 海 晓得!

(表)刘海連得答应一声也是有力的。虽然还没有下班,他的心思老早到紅旗上去了。一跳一纵,象小老虎一样,过来拿鋼碴出脱,行車吊了鋼水包子送过来,一千四五百度的鋼水白得耀眼睛,象紡綢帶子似的一条,泻到包子里。行車把一包子鋼水吊到澆鋼工段去,周师傅把臂膀向上一揮,招呼鉄水送过来。“軋……”另一部行車吊了一包子鉄水开过来,突然“軋……杏”一声。周师傅一呆,不用看得,听声音就曉得行車出了毛病,而且不象自己的行車出了毛病。对二号炉那边一看,哎,該死,只見二号炉那部准备吊鉄水的行車停在那里,大吊鈎象受了伤的臂膀,甩勒甩的。該死,在要紧关头出毛病!

这边一号炉的行車已經把一包鉄水送到炉子面前,鉄包子慢慢地在蕩下来。刘海准备去接鉄水,周裕林踏上一步——

周裕林 (高声地)慢!

(表)行車司机听見工段长关照慢,要紧把行車煞住。

刘 海 师傅,做啥?

周裕林 把这包鉄水先送到二号炉去!

(表)刘海听見,阿要跳起来!現在我們二十四炉,他們二十三炉,共总相差一炉。如果这炉鉄水让給二号炉,等于不要紅旗!

刘 海 师傅,鉄水让給他們,那么我們自己呢?

周裕林 自己嘛,就慢一慢。